

星期文库

“草木中国”系列之七

竹:节节向上的风骨

梁凌

冬天还没走远,竹林里已有了动静。不是长叶,是笋在土下拱。农人看准地面的裂缝,一锄头下去,笋就冒出来了,嫩生生,胖乎乎的,看上去喜人得很。

竹是草本,但竹在中国文化里的地位,高得简直不像草。也是它自己争气,硬生生把“草”活出了“木”的分量。《诗经·卫风·淇奥》里有“瞻彼淇奥,绿竹猗猗”,以竹起兴,赞君子之风。到了魏晋,竹彻底成了文人的精神符号。嵇康、阮籍等“竹林七贤”,在竹林中饮酒清谈,不是贪图那点阴凉,是借竹的挺拔,标举不与世俗同流的风骨。

东晋名士王子猷对竹的痴迷,可谓惊世骇俗。据《世说新语》记载,他即便只是暂时借住在朋友的空宅子里,也要命人立刻种上竹子。人家问,暂住何必这么麻烦,他指着竹子说:“何可一日无此君?”他的这种痴情,直接引出了后来者苏东坡的名句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,无竹令人俗。”

喜欢竹子的人多,北宋大画家文同喜欢画竹,对竹子的形态、神韵观察入微。他的表弟苏东坡曾写文章称赞他,说画竹之前,必须先在心里面有竹子完整的形象,即“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”,也是“胸有成竹”成语的来历。

清代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,更是将爱竹、画竹、咏竹推向了极致。他画竹,不仅画出了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坚韧,更注入了深切的民生情怀和人格理想。写下了著名的诗句:“衙斋卧听萧萧竹,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,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将自然物象与为官责任紧密相连,是竹文化的至高体现。

为什么是竹?因为竹有“节”。这个字在汉语里一语双关——既是竹子的物理结构,也是人的道德操守。竹节中空,古人说“虚心”,君子虚怀若谷;竹节分明,不偏不倚,君子持身有度;竹四季常青,不因寒暑改色,君子不改其志。

作为一种植物,竹本身亦有大用。做脚手架,编竹席、竹篓、竹篮、竹筛。造纸术尚未普及之前,竹简是书写的主要载体。那些先秦的典籍,一字一句刻在竹片上,编连成册,才传得下来。“册”这个字,多像竹简排列的模样。

我老家有一个竹匾,用了三十多年,竹篾被米粮磨得通红发亮。母亲说,新竹做的匾爱生虫,非得用三年以上的老竹。竹子不急,人也不能急。

现在城里少见竹子了。公园里偶有一丛,也是修剪整齐的景观竹,没了山野那股劲儿。我总想起乡下老屋后面的那片竹林,风一过,竹叶哗哗响,像无数只小手在拍。那不是噪音,是中国人的乡音。

竹子不会说话,但它用节告诉每一代人:往上长,但别忘了空着心。

远看近看,真是这样。

桥面是通衢大道,桥侧可观景垂钓,桥下能休憩、嬉戏,往来的人们乐此不疲。不远处的岸边,几根竖桩支起一座不起眼的栈台。谁能想到,每年春季,数亿只鱼蟹幼苗从这里投放,回归阔别已久的通海大河。

入夜更是璀璨至极。波光的倒影里,时而有快艇闪过,划出一层层斑斓的水浪。几只鸥鸟像是忠实的追随者,一路伴着清脆的鸣叫。

最让人惊喜的要数一群野鸭,它们通体黑色,体型小巧,像斑斑点点的小精灵,在月光里散漫地撒着欢。有了小精灵的出现,冬天的景致宛如动画一般,难怪这里成了公认的小城首席网红打卡地。

深处的公园里,偶见一尊小巧精美的雕像:一个胖娃娃,立在麦穗底座上,双手拢着大鲤鱼。小城里的每个人都识得,那是大家共同的美好念想。

几步之遥望见一座不俗的建筑,端坐在一片开阔之地,走近它,原来是市民中心。对面,一间不起眼的小哥驿站,为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提供了歇脚的落脚点,刹那间叩动了小城的暖心脉搏。

小城宁河,如一支歌,歌声里是乡土,更是脊梁。



义犬行

吕献峰 绘画 唐云来 题诗

守夜忠还勇,宜人驯且良。
家贫无厌意,义气海天长。

诗画寻楼

有的在林间来回飞翔;有的在欢快地鸣叫歌唱。它们的松弛和快乐,我感受到了,我也如它们一般。

牛儿吃青草,也吃枯草。它知道往后能吃到青草的日子会越来越少,秋风阵阵,秋雨绵绵,草会由绿转枯,再过些日子,它也不会再出来吃草了。

在秋天里放牛,是最轻巧的一件事。天气凉爽,心胸开阔,心情松弛,无作业之烦恼,无上学之忧心,只管把牛儿看好,让它吃饱,等着夕阳沉下来,母亲唤我回家。

这是少年的秋,无比美好的牧童时光。

小城如歌

李顺喜

一条路·情歌

这条路,因河而名,叫三八河路。说起往事,一些老人还历历在目:河,开挖在根治海河的年代,岸边插着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的旗帜,起这个名字,是让乡亲们有个念想——“女嫗”开的那条河。后来,河改成暗渠,在上面修了路,名字就延续了下来。

这条路老树成荫,摊铺林立,五行八作,一应俱全,烟火味直往面门撞。特别是那些酒馆,别看规模都不大,里里外外却颇讲究。现代派的俏,仿古的雅,几十年的老酒馆名号含蓄又大气。说起酒馆,不能不提一些吃食。酒、米、鱼、蟹,水,都让这座小城引以为傲。

芦台春酒,曾经长时间享誉中国北方,如今在市场上仍有余温。“津沽”牌小站米,是全国首批获得原产地标记注册认证的农业名牌产品。七里海香蟹,曾为贡品,现在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,蒸、煮、醉、馏,无不让人垂涎欲滴。产自换新水产良种场的淡水鱼,是被尊称为“水产界的袁隆平”的金万昆老先生培育出来的。这位91岁高龄的“天津楷模”,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在解锁水产种业的“密码”。这条鱼,品的不只是味道,还有感情。岳龙泉饮用天然水,据说源自5亿年前的奥陶系岩溶承压水,瓶身那颗凸出的水滴造型,实在惹人喜爱。

这些吃食攒满一桌,怎不叫人唇齿留香、回味无穷。

沿路漫步,视野扩散开来,两侧,不知何时建起了篮球场、健身园、停车场;穿街空地上,冒出几个口袋公园;路的两个尽头,还竖起了路标大牌坊。驻足环视左右,孩子们在文化墙上涂抹着……霎时,我的脑海映出“女嫗开河”的宏大画面,在文化墙上,在大牌坊上,更在小城居民的心里。

新城区·赞歌

在那条舒缓大河的北侧,耸立起一片新城区,远远地倚着河岸。从小城到新城区,要经过大河上的光明桥。《光明桥碑记》上说,“谓光明,择之路,取之景”。是什么样的“景”,能够用来“取”名呢?碑记又说,“巨塔斜拉,鸿鹄亮翅,七彩霓虹,绚丽夺目”。

少年的秋

立新

任由想象。

山腰到了,牛儿自顾自地吃起草来。我懒散地躺在半枯半绿的草地上,看蓝白的深空,看高耸的树木,看远处的峰峦,任由思绪飘飞,想象着自己展翅高飞,飞上云端,在云朵里跳跃。

山上没人,但我并不孤独——树上有鸟,有的在树枝上扑棱扑棱跳跃;

一座小城,几经沧海桑田。据传,公元645年,唐太宗李世民率军东征,归途行至此处,见地势豁然开朗,遂设观防台以作警备。军中将士以“芦苇之上观防台”相告家人:千里戎马,身在此处。

这座小城,一条大河舒展着身躯缓缓探向大海。河海之间,虾蟹蛤蚌曾经恣意洄游,舟舷上的鸬鹚一个猛子扎进水里,再上来时已将鱼儿嚙向渔家。漫步小城,最入目的,是错落高楼之间,隐着一片片民居平房,像大山里的盆地。“盆地”里,扎堆的民房被一条条窄巷穿透,房顶起着两坡,披着红瓦灰瓦,撑起青色龙脊,墙面或抹着水泥灰、涂着水刷石,或贴着瓷砖、喷着颜色,整齐而不一。

文与武·乡歌

也许缘于置军设台,小城很早就有习武的传统。

我在孩提时代,傍晚常去邻村一位师傅家里,跟着舞拳弄棒翻跟头。大家都不熟络,没什么多余的话,也不讲虚礼客套。每到农历八月十五,家里条件好一些的,会给师傅提一瓶芦台老酒,或是带上几块成双的月饼算是孝敬。但不买,也没人问。

直到现在,小城里凡有空场的地方,就有人练武,或打拳,或抖棍,或蹲桩,或压腿,就连广场舞、大秧歌,都让大妈们跳得刚劲有力。

小城的罗汉会远近闻名。每年正月的庙会,叠罗汉的活动把一群汉子聚拢在一起,围合之际,愣小子们一个个叠上去又掉下来,人群中一片欢笑和喊叫声。

2011年夏天,周星驰先生到访小城,与当地形意拳大师交流切磋、小试身手。又是一个夏天,2023年中国轮滑(速度轮滑)公开赛在小城举办。观赛台上有一群孩子,双眸里闪着亮光。赛后,我跟着他们走了一段路,不经意来到一所学校门口,止步定睛一望便愣住了,一座校园建筑上有两行字,上书“中国第一所地方小学”,下书“中国‘氢弹之父’于敏母校”。环顾四周,再问来历,一位长者答道:“学校是由中国官话字母首创人王照先生,1897年回乡创办的。”旁边的人补充道:“学校里还有以这位先生的字命名的‘小航自助书屋’、以于敏院士命名的‘于敏科学乐园’呢!”自豪之情溢于言表。

学校、书屋、乐园,赛场、孩子、双眸,这些画面交织在一起,我想,这也许就是小城的未来吧。

我赶着牛儿往山腰走,沿途尽是崎岖小路,一路走过原野,穿过田埂,爬上土坡。牛儿自己知道哪片坡地草好,它不慌不忙,慢悠悠地朝目的地走去,我跟在后面,脚步也是慢悠悠的。

田埂下的渠水缓缓流淌,遇到缺口便跌落下去,发出哗啦啦的声响——这是秋日田野里为数不多的动静。入秋之后,万物似乎都慢慢归于寂静,连秋虫也不怎么叫了。

听觉未免有些寡淡,视觉反倒丰富了起来,田野里一片空旷,一目可千里。空中的白云像棉花,似飘带,其态多样,如奔马、耕牛,又似山峰、深谷,